



建隆插画

2右然
综合新福建

“野泉烟火白云间，坐饮香茶爱此山。”古人饮茶，注重茶，更注重境。境，是环境，是意境，更是心境。明代朱权说：“凡鸾俦鹤侣，骚人羽客，皆能志绝尘境，栖神物外，不伍于世流，不污于世俗。”除雅室精舍外，山水、林泉、庭园、乡野皆是天然的茶空间。不论春夏秋冬，不论阴晴雨雪，一碗茶，带来的不只是身体感官的愉悦，亦是心灵与自然的和鸣。山水为席坐饮茶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。

寻 山水寄情

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”山水，是中国文人的知音，也是精神家园。可逸游，可揽胜，可静观，可归隐，可雅集，山水是一方安顿心灵的所在。徜徉于山水间，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”（晋·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），“不知此生，身心俱犷，饮啄自适，放恣形骸之外，盘礴溪山之间，俯仰无累于情”。（明·莫是龙《笔麈》）中国文人与山水总是气息相通，同振共鸣。茶，虽由人植，却生长于自然。植茶处，多为山间林下，多有溪流清涧，得山水之滋养。酒类侠，豪爽张扬；茶类隐，深沉内敛。文人自古爱酒，也爱茶。“洁性不可污，为饮涤尘烦……喜随众草长，得与幽人言。”茶的高洁幽独，让文人仿佛找到了强烈的认同。山、水、茶，皆为知音，三者共同组构成中国文人的浪漫与高情。山水清音，香茗雅韵，无不流淌萦绕在诗行笔墨间。“乃拨花砌，爱庭阴，清风逐人，日色留兴。卧借青鸞，坐攀花枝，闻莺近席而未飞，红蕊拂衣而不散。”（唐·吕温《三月三日茶宴序》）这是1000多年前修禊日的一场春日茶宴。酌香沫，浮素杯，茶亦醉人何须酒。流连山水，一碗清茗，陶冶性灵，快意人生。“竹下忘言对紫茶，全胜羽客醉流霞。尘心洗尽兴难尽，一树蝉声片影斜。”（唐·钱起《与赵莒茶宴》）幽篁里，与佳友啜茶，洗尽尘心，忘言忘归，满是萧疏旷逸、任意东西的情致！相似的场景，在明代茶事绘画中更是常见。处幽境，淪清茗，赏清景，或独饮，或雅集，心境澄明自在，是明代茶画的主流题材，这可从仇英、唐寅、文徵明、周臣等顶流画家的传世茶画中窥见一斑，如唐寅《事茗图》《烹茶图》，文徵明《惠山茶会图》《林榭煎茶图》，仇英《松间煮茗图》等。文人们挣脱名缰利锁的羁绊，从庙堂投向山水的怀抱。茂林修竹，柳绿花红，流泉叠石，皓月清风，蕉雨松雪，鸟鸣虫唱……在无限广阔的自然空间中，藉一盏清茗，寄情山水，把尘嚣烦扰都蠲，还原最真实的自我。

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喝茶！学学古人，山水为席

造 品啜四季

历史学家王仁湘说：“饮食佳境的获得，一在寻，二在造。寻自然之美，造铺设之美。天成也好，人工也罢，美是无处不在的，靠了寻觅和营造，便可获得最佳的饮食环境。”饮茶亦然。可寻，亦可造。不论是庭园、水榭、亭台等开放式空间，还是轩房、书斋、山堂、茶舍、茶寮、寺观等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空间，都十分注重人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和谐。“幽篁映沼新抽翠，芳槿低檐欲吐红。”（唐·鲍君徽《东亭茶宴》）；“绿阴天气闲庭院，卧听黄蜂极晚衙。”（宋·戴昺《尝茶》）；“朝随鸟俱散，暮与云同宿。”（唐·陆龟蒙《茶舍》），明清文人更是极尽造境之能事，可谓“最强氛围组”。明人许次纾罗列了24种最宜茶的情形，如明窗净几、小桥画舫、荷亭避暑、名泉怪石等，清风明月、纸帐楮衾、竹石宝枕、名花琪树则为“良友”。山水也好，园林也罢，皆有四时之序的流转，如影随形的是景致之变，在内心深处都会映现出别样的风景。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一年有四季，每个季节有六个节气，共二十四节气。每个节气有三候，共七十二候。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。”山川草木，花鸟虫鱼，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变化，都能感知时序轮转的美妙与神奇。山峰烟岚，四时有别。宋代郭熙说：“春山澹冶而如笑，夏山苍翠而如滴，秋山明净而如妆，冬山惨淡而如睡。”（《林泉高致》），同样地，在一杯茶中，亦能感受四季的浪漫与美好。季节不同，阴晴雨雪，各有其美。“若明窗净几，花喷柳舒，饮于春也。凉亭水阁，松风萝月，饮于夏也。金风玉露，蕉畔桐阴，饮于秋也。暖阁红炉，梅开雪积，饮于冬也。”（屠隆《茶说》）一席茶，细赏四时之美。



图卷局部图
图为明·仇英《写经换茶

游 行“饮”不离

古人的旅行，“花样”繁多。推销政治主张而游为“周游”；怀壮志而游为“壮游”；帝王巡幸天下为“宸游”；僧道四处漂游为“云游”；男女结伴游春为“冶游”；家里躺平赏山水画为“卧游”；凭想象遨游为“神游”；闲来漫游为“闲游”……但凡爱茶人，不论在家，还是外出，都少不了茶。煮茶、点茶、泡茶，茶器乃必备。旅行茶具，便是“行走”的茶具，古已有之。《茶经·四之器》中的具列、都篮，均为收纳茶器之用；《九之略》对户外不同场合茶器的选用有细致规定。《春游晚归图》扇面，描绘了一老者踏春缓缓归的情景。其中有一挑担者，前有茶炉、汤瓶，后有都篮，内置茶具。另外，刘松年《斗茶图》《茗园赌市图》中，小贩手中亦是便携茶具套装。“出游远地，茶不可少。恐地产不佳，而人鲜好事，不得不随身自将。”注重生活品质的明代文人，对出游喝茶很花心思：“士人登山临水，必命壶觞。乃茗碗薰炉，置而不问，是徒游于豪举，未托素交也。余欲特制游装，诸器具，精茗名香，同行异室。茶罌一，注二，小瓯四，洗一，瓷合一，铜炉一，小面洗一，巾副之，附以香奁、小炉、香囊、匕箸，此为半肩。薄瓮贮水三十斤，为半肩足矣。”（许次纾《茶疏》）他还准备了一份“攻略”：“瓦器重难，又不得不寄贮竹管。茶甫出瓮焙之。竹器晒干，以箬厚贴，实茶其中。所到之处，即先焙新好瓦瓶，出茶焙燥，贮之瓶中。虽风味不无少减而气力味尚存。若舟航出入，及非车马修途，仍及瓦缶，毋得但利轻赍，致损灵质。”为方便携带竹炉、茶器，还有“苦节君行者”“器局”这样的便携式收纳箱盒。清代的陈芸娘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生活艺术家”，她是名士沈复的爱妻。她曾设计过一组茶酒饮食“旅行套装”：到市集上雇来一个卖馄饨的小贩，挑着一应俱全的锅灶、砂罐、杯碗，到苏州城南园。沈复与众友，席地团坐，烹茶，饮酒，赏花，坐卧歌啸，畅快淋漓，不负大好春光。芸娘的巧心妙思，着实令人叹服。旅行喝茶，行“饮”不离，追求的都是一份畅适的心境。



宋·刘松年《斗茶图》

相关链接

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，古人对冬天饮茶都怎么说！

寒夜客来茶当酒 竹炉汤沸火初红

——宋代杜耒《寒夜》
大冷天的，晚上来了客人，赶紧吩咐小童煮上好茶，以此代酒。等人来的时候，火苗都烧红了，水也在壶里沸了。整个屋里都暖烘烘的。

融雪煎香茗 调酥煮乳糜

——唐代白居易《晚起》
我这个人吃东西很讲究的，喝茶要用天上的雪水融了去煮，喝粥要用酥油调了乳汁去煮。

呵笔难临帖 敲床且煮茶

——清代大须《暮雪》
冬天练字真的是很难，写一会儿就要用嘴巴哈气暖手。我只能一边用手敲着床，一边煮着茶，才能在暖意中自得其乐。

石缝敲冰水 凌寒自煮茶

——宋代徐照《和翁灵舒冬日书事三首·其一》
为了取一些好的水，我把石缝的坚冰敲开，汲取到了泉水，这些水冒着寒气，烹煮的茶却很香。